

夜

雨

秋

燈

錄

夜雨秋燈續錄

天長宣鼎撰

蓮塘春社

崇邑張十三性侗儻清明上冢自東鄆農家醉歸歸路涼新
月初上經薛家蓮塘地距城不過四里忽見路邊有小村落疎
樹重重清溪曲曲粉塘雪映甍牖雲扃一家門首懸白紗燈二
上繡篆文字曰蓮塘春社一雖婢艷絕冉冉以燭來柱上黏一
小紅箋書云慶語候教香閣新成靈犀暗逗藉遺芳情則鼓應
否則無聲張正觸所好趨問婢云誰製雅謎可有持贈否婢笑
云此吾家大姑手筆香囊紉素諸物未嘗無些須酬答也問何
不黏出示人曰姑正晚餐候文人四集尙擬親出蘭闥面聆才
語旋聞門內鶯聲喚云阿巧兒來爲大姑司盥沐婢匆匆入而

燈則光搖搖出樹隙矣張急歸邀二三同好者出東郊至塘下而雙柴已團團圍數重村學究搖唇瞑目負手構思作種種酸態張自人叢晚之見一美女子年方十七八著小桃紅薄綿短襖碧玉素羅裙兩鬢簪杏花一枝新柳一穗裙下露蓮瓣細如嫩笋芽端坐斑竹几左右列畫燭四侍兩雛婢一則挂燈者一則垂鬟前覆額者嚙俱伯仲一執拂子一司鼓杖燈上紙條三作蠅頭楷一云哭奏殿庭二云上從湯沐邑回轡三云苦絳珠何事到人間均射唐詩一句張報云第一條是雙淚落君前第二條是君自故鄉來門內鼓聲隆隆旋以采敬視之綠紗裏白玉蓮環一枚綵絙繫紫玉鎖紙一方私訝美人之貽何其厚也同來者郝十五報云第三是還將兩行淚門內鼓大作美人笑云郎君有慧心也采因視之乃紫檀匣端硯一方細膩蒼潤的

是老坑郝略申謝美人笑云此猶非底面現成者故贈不甚豐
又出一條云木蘭不願尙書郎仍射唐詩一句同來姜十七報
云當是紅顏棄軒冕聽鼓聲大震采乃斑管五十枝雲箋一盒
繡荷包一個美人頗自負笑鑿鑿然曰此不得不謂之妙造自
然也張亦大稱許又出一條云曹孟德在馬上長吁短嘆射西
廂文一句張思良久報云無語怨東風鼓應采亦豐又一條云
開張字號射聖門人一村學究爭報是子貢美人笑不語衆頓
蹕辨又出一條云虎鼓瑟射俗語一張報云對牛彈琴鼓又果
應采亦佳衆知美人輕薄頗有含怒者同來查十六報人名當
是琴牢鼓始應采則朱絲羅紫古泉刀二衆正欣羨又出一條
云月上十三樓珠簾嬾上鉤江聲來眼底春色上眉頭別久情
方見才多意轉愁可憐箏語細凝睇對沙鷗每句射一美人名

衆旣知難張亦云窘思久之請主人另更淺近者不然當移射
易經句爲多白眼矣美人亦破睇微笑出一條云息夫人後裔
射美人二張報云桃葉桃根鼓應采則白磁甌盛蜜炙櫻桃脯
也又出一條云巫山雲雨幾曾收纔效鴛鴦結並頭揉到花心
花欲顫未能停頓水先流射用物一衆譁噪云此是詠男女構
精而到門投帖者美人色遽變罵云狗奴無禮燈虎雅事奈何
加以輕薄揚袂一拂燈遽滅人屋俱杳然張携同來者狂奔泥
沙瓦礫飛灑其後若有無數鬼物追逐不休至有破額者有墮
溷者大爲狼狽明日訪之乃萬家攢攢蓬顆遍野實無美人香
巢也視所贈采物均以汗泥搏捻而成嗅之作腥臊氣
懊儂氏曰燈謎名曰啞謎兒南曰社北曰虎名不一義則同如
漢之黃絹幼婦外甥醢白南唐之川中犬百姓眼虎撲兒官舍

飯堂不可勝紀也何物鬼佳人竟有此風雅而腐俗乃以褻語
敗意其遭辱也宜哉昔珠湖有吳某工于此嘗出一謎云姐在
廚房做鞋花射俗語一歷十二年無破的者妻子均不知叟病
劇彌留之際兒輩以是謎請曰再客則傳無日矣曰痴兒此俗
所謂鍋邊綉也問者絕倒而鬼佳人以一時嬌嗔遽下逐客令
遂致人物兩謎湮沒不傳亦大殺風景哉

枝娘

雲陽生靳明字無垢其先世家子歲歉橐筆走四方年二十有
三尙饒附舟至維揚館西郊富室程氏宅代訓蒙主賓頗相得
一日有丐婦來乞食村中婦將死生慨然分修羊二竿爲婦謀
棺斂程亦以尺蠲葬之遺女一自云年十八矣貌奇醜鼻涕膚
垢絳指爬搔駝背黃睛金蓮尺二衣百結鵝時露其肘作紫黑

色人爭唾棄之哭葬其母畢對生泥首曰兒孤且陋將何所歸
生憐之請于程曰君家何惜一碗閒粥飯奈此孤雛程請卽命
盥濯更粗布衫雜傭媼供操作炊爨提汲頗示殷勤舉家容之
名曰黑牡丹年餘生忽病風痺精神疲敗鶴骨支離鎮日臥木
榻便溺需人程知其無家又憐其鰥况曰君如不棄願以黑牡
丹供驅策然穢惡在骨當曲恕之生以爲可曰聊勝無也程卽
以女至樂餌茶湯初頗安貼然體生硬性桀驁生見其左手有
枝指遂爲之更名曰枝娘由是藉草臥榻下夜索虎子偶失手
虎子碎而溺流衾褥皆汚生容忍之又一夕爲生奉茶誤碎生
之心愛古磁甌又爲生檢點案頭誤碎生之簪傳看碧硯衣漸
不自安生不怒反慰之曰枝娘無恐是物成敗皆有數存也居
月餘稍有所拂女反白眼爭惡聲至生無言女忽對生曰妾以

陋質窮途蒙君援救藏心曲久矣主人命侍君子正可報德屢
屢無狀君又姑容敢不以真面示君君猶獨爾之驚妾如求牡
之雉登徒原非好色毛遂何妨自媒君且回顧生一轉瞬女忽
化作絕代麗姝螓首蛾眉輕裾艷服翩翩微步楚楚堪憐生大
驚問汝人耶妖耶措大數根窮餓骨不足飽汝腹女笑曰妾乃
上清仙子下謫塵寰數合偶世人然滿眼皆痴俗儂薄子無一
長厚如君者前作無鹽藉糊俗目今呈西子聊報善人君其秘
焉生驚且喜曰仙娥下降薄福何修但嫌化為妍東家駭異室
中牡丹如門外雌黃何曰此無慮也外人見妾仍如嫫母鳩盤
耳生頗踟躕曰王維床下固不足辱仙人漆吏枕邊又不遑偶
麗伴奈何奈何曰妾方爲君作越人安得有上下床之別夜夕
乃自解羅襦輕舒玉腕登生榻爲之按摩纖指細搗病骨欲蘇

復以蓮鉤挑穀道者再曰暖氣達丹田否生云奇暖已由湧泉
上十二重樓維泥丸不遽透仍酸楚索單耳曰是非以華池水
洗伐不可乃以鸚舌吐香津入生口攪咽數次忽腹內作奇響
骨節皆通病霍然矣生躍起跪枕畔叩首曰卿真能生死人而
肉白骨者同雞迷于物色女笑曰君妙手空空將以何事酬虛
扁生云香花供養尊之如神明敬之如師保銷諸心版生生世
世毋相忘也女偃之曰琴絃在御調卽云酬生曰床第同棲褻
豈示敬女嫣然一笑遂與之燕好晨起脉脉與硯碎者復整若
無縫天衣微祭女之爲人體貌姍而性溫存迥異在昔私間女
女曰聊以此試君耳仙人作用何可測哉程見生病頓瘳私心
奇異實不知是枝娘伎倆生請于程曰沉痾甫愈調護需人願
假枝娘伴我岑寂當沒世不忘也問枝娘伊誰曰卽君家黑牡

丹也因告以枝指更名之義驗之良是遂許可及見其親昵私語人曰靳家郎乃亦愛贅嗜瘡痂者耶不然何絕不擇精粗也生本嗜讀夜歡娛而晝伊唔成宏制義羅置案頭頷誦高吟女意似厭及閱生窗課蛾眉頓蹙曰君有厚德而乏靈思負俊宇而少綺想方心匾筆花樣不新夫珠至寶也殉卽失采鏡至明也塵卽無光甘居藝苑販夫安得作王廷上客耶生云僕以身病卿能以手足作刀圭僕文又病卿究以何物作和緩曰是亦越人之良技也請看暫作君苗文房藥可乎曰可女乃夜携樽酒并挾琵琶來銀燭高烧對傾三雅伉儷相對小發新聲鍾錚然纓纓然輕攏漫撚淺撥低挑作哀怨聲聞何曲曰此王嬙出塞馬上第一拍也生云妙哉碧天無際鴈影如繩絢域風沙宛然在目女按絃再鼓作淒悽聲聞何曲曰此文姬歸漢泣別

單于也曰泠泠然不知所終然兒女之私如泣如訴錦旗繡徽
圍住明駝萬里如同咫尺矣女又促柱作豪邁之音問何曲曰
此木蘭從軍奏捷饒歌也曰壯哉千載紅閨有健兒矣女又改
絃作飲泣悲壯之韻問何曲曰此虞姬閨楚歌作帳下舞也曰
英雄兒女均是千秋勇可拔山情難割玉老重瞳殊不惡也女
又更銀甲作春風和煦之響問何曲曰此明皇小隊裏頭舞霓
裳也曰妃子曉粧萬花競放李三郎真樂死矣女歛袖微笑曰
爲郎移情會心不遠生大樂幾忘歲年女射覆藏鈎圍棋猜謎
色色擅長而絕口不談帖括兩月餘生亦漸能與女酬倡女曰
可矣夜抱生臥呼吸靈氣吐納真陰生喉際忽格格作響忽唾
出一痰核大如拳墮地猶躍然動女曰此塊壘也鬱而不除鴛
針莫度除不能盡犀竅難通今愈矣請以酒洗之核化爲碧汁

生起閱舊作汗涔涔下火之晨擬一作女閱竟卽以鶯聲吟之
愈宛轉也聞試期近擬回里女云回雲陽曷若之燕臺生諾辭
程館勉就途程卽以女見贈登車偕行至魯適教匪梗道路旅
居而資耗盡生甚憂之女笑云醫貧又越人之餘事耳因手書
一招云夫賈文婦賈卜藉博公車費非作杖頭錢也魯之文士
爭泥捉刀生援筆立就咸呼爲窮司馬洵女女隨口決疑交稱
爲女君平得資甚豐抵燕遂高捷入南宮授太史職女則時時
現麗質不復如從前呈憎容矣年餘奉旨巡視江浙海防道出
邗江程來迎謁登舟視帷後有繡裙影掩映其間雖婢滿前捧
巾執拂問新貴已得嘉耦耶生笑云彼此通家願以采蘋婦見
居停主旋見有珠翠盈顙繡裙蟒服亭亭出而冉冉拜者艷若
天人間曾相識否卽枝娘也程錯愕不知所云女歛袖出枝指

示之始信因請貴人駐節少作盤桓女亦詣程若歸寧狀丁男
子婦闔室皆驚會邗上病疫女以丹藥活數萬人外間紛紛傳
說天女下降事聞于朝遣侍御某詣邗將以妖妄治生生大恐
女云是何足慮挺身出見欽使頓更醜態侍御笑曰是尙得謂
之仙耶復命始已年餘又奉旨過海封琉球國王女手書金經
一卷曰以此供之舟中卽辟風珠也又畫折枝花卉小幅數十
曰以此示海外人必有靈異生過洋樂安瀾抵琉球碧眼賈規
絳節私訝曰天使舟何多寶氣拜問生生云下官一介窮儒橐
中那得有珍異惟內子丹青數十幅尙不俗耳舉示之賈驚拜
曰上清女謫仙安得履塵世沒骨花無價寶也乃獻珊瑚玉樹
明珠寶石值可數萬金者強易之去歸獻天子天子嘉其廉仍
賜之女苦不生育勸生納妾得子一年十七卽貴娶婦亦賢私

問卿母之死真蛻去耶曰渠非我母乃仙嬖歷劫者也啓蒙視之果空棺生既甯洽宦情年八十貌漸衰女則長如二十許人一夕忽枝指如削曰吾劫滿矣因塵夢何可長也因以黃綿裹所斷之指瘞後園盡以家事委兒婦携生朝五岳不返後十年瘞指處忽生紫芝一株兒婦拜而服之亦仙去

愧農氏曰董永賣身孝感天女下嫁而斬家郎并無一奇行異節乃亦復得仙入憐護珍重如此不亦奇哉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鑄神甌

吾家佃人李保全有老母兄弟共四人團居茅屋中頗有天倫樂秋穫既登其幼子患痘醫命掘蟬奴煎湯表之保全携鋤走岡坂臨水處遍掘之不可得忽露一穴探頭視之空如也蛇行

入其中若墓門四面皆石壁滿地堆古錢甚夥盡連之歸得四千文因招其弟深入冀啓其石扉堅不可闢然炬周尋僅于西壁下得一古磁碗遂捧出而仍以土掩之以碗就水濯泥沙磁作慘綠色碗似哥羅質甚厚重因貯以水少頃視之有朱魚二游泳其中槩則仍然烏有貯則又現紅鱗闔家大奇之留供佛龕作珍玩再少頃聲鏗然若清磬疑碗破視之仍完好由是每屆一時一刻必報清響若蓮花漏之不爽毫釐也愈奇異橫而藏之從不示人運錢至邗上貨之得青蚨二十千明年母病命保全與諸弟析家業議甫定戚起爭碗幾至鬩牆母云以碗與我我與若卽若得乘衆他顧猝投之粉碎矣視碗底有雙層中作小篆文云鑑神甌歲丙午寶神甌大周主明入墓清出土得者率保全碎者保全母保全乃自恨不能保全靈物後聞碎磁

片委几下一游方網士見之以千錢易之去噫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保全之母是能保全子孫哉

耕硯圖

余家藏有古硯一方大可十圍厚七寸端溪麻子坑翡翠班金線紋錯雜而條理不紊膩如小兒臂上肉色如紅玫瑰寶兩世矣硯背鐫古篆曰醉掀斗柄浥天漿端溪含溶純且良拭之明月光擊之霜鐘鏘發爲文章供廟廊貞觀二年賜房元齡曾拓十數本贈友生兵燹後硯久失去偶自東亭骨董肆過見有舊拓一本黏壁上以時銅二百易之歸紙上拓正背面各一而正面受墨處空其隙因浼良工爲余寫三十歲小像芒鞋竹笠挽犁耜作小卯耕田狀神致宛肖復自題句云不廊廟不山林不市井有硯田三十頃可以耕可以隱翳何人曰宣鼎頗自矜重

一日大雨沾屋漏痕以畫又取挂簷下曝烈日中忽大風西來
竟捲之入晴空倏忽馳去奴子走郊野逐之不可得後十年從
漣水策馬歸經淮濱廢寺入而游憩見此圖固宛然在壁間山
僧此從何處拾得來僧云大奇十年前某月日有野鶴一雌一
雄翔集庭際踞古松之頂營其巢銜枯柴朝夕頗經營翌忽自
南湖互扛一畫捲來外加油紙封護完且堅橫搭新巢上宛似
上梁潛以梯盜取之鶴歸哀鳴因毀巢飛去此圖遂存茲已重
付裝池矣余驚異願以資質之歸僧不許至今思之猶根觸未
能去懷

摩訶縞衣女貞佛菩薩

隴西李生字少吉偶儻好奇自云是長爪郎的裔家貧未娶意
態洒如謂友人云我祖奚童弱馬羸瘦可憐惟吾家謫仙酒胆

詩魂雄豪稱最大丈夫既不得以文章名世當馳騁域外作汗
漫游也因附海舶之扶胥看日出先世遺一李龍眠白描觀音
像縞袂也嬰兒立蓮花瓣風貌絕佳寶之自題幀首云林中鸚
鵡能言應說到菩提佛旨天上麒麟有種但送與陰騰人家因
裝池供舟中出洋後一巨掌舵青色似雞爪大如箕舶即停滯
舟子驚焚香呼百谷王而生則舢致轉瀟洒曰是必龍伯宮索
新詩耳手書一箋投之云仙人手把芙蓉蕊笑策天吳跨箕尾
莽莽盪盪一巨浸對此不樂真儉鬼書生奇氣殊難平雙鳬踏
碎金銀城長鯨怒吸海爲竭龍伯兒孫咸一驚畏畏馮夷不肯
死忘却藥碯中彈矢釣鼈來研硯明枝回頭萬頃桃花紫比投
人爪遽縮而狂颺忽起濃陰四垂崩掀擲馳驟如在黑獄中行
任其所之閱兩晝夜始停泊陰霾甫退夕照將殘視舶依斷崖
夜雨秋燈續錄

下旁有石磴若階級可循之上樹木陰翳巖岫參差彷彿有樓閣隱現其際天已暮不及窮其奇遂下旋舟人餐眠慶再生焉夜向晨生倚枕聽岸上有無數鶯聲似皆美女子或云郎往扶桑宜速歸耶若遲遲恐閨中人望眼穿矣或云妹莫擔憂吾歸途邀妹夫歸也或云姊姊何苦起太早聞筠姑贈桂子一升服之病小愈否何今又自苦乃爾或云妹知筠姑昏耶渠所贈儂亦疑是桂子及啓篋乃桂蠹也此非茹素者所能餐或云娘行慢慢行兒衣單尙畏寒也或云小婢子真累人何不在家隨蓉姊學語錄而乃作贅疣耶入後行漸遠聲亦模糊生疑是女王國晨曦照橋鳥起盪沐携一二同志者循磴上幄地甚寒冷方溽暑着重裘始登彼岸視樹中果有大城郭其色潔白且晶瑩趨近之亦有街市然前無一人無數鸚鵡對巢而居見生輩俱

大駭呼羣曰且各銜飛英石團團擊其腦生急搖手曰我輩無
惡意亦無燭繳自隨昨爲海風飄至不過豁眼界長異聞耳因
以天日誓鶚衆漸與之語意果善良斯須邀一大如鷗者紫毛
羽翮而集衆云此吾國紫袍郎也官給練曾遊行各國識人最
多緒晚生良久曰君輩華人耶曰然因又自述遇颶事而後轉
問訊紫云吾邦名嬰國自中華炎漢時即有嬰姓子女銜北陰
積雪堆梁而成雉堞置風凝鍊遂堅如鐵石唐時居者日多遂
成國土衆姓又銜結樓閣房宇以居吾族之有官守者然億萬
元元仍事巢居遂古制也至婚姻亦中雀屏選訟獄亦有雀角
爭飲食營謀祿蠹無異君等遠來緣分不淺但獨行恐駭衆遭
拍擊若飛英石中頂毒爛至骨不能坐矣且導之謁吾王生曰
善紫遂飛而前導須臾達一洞府塘垣欄檻亦均如水精之通

明紫先調內宮鉤輅奏之旋呼生輩入則鸚鵡逾多青碧丹朱
色各不一大小又不一然皆左右鵠立瑱樹枝上癡癡如木雞
無敢喧嘩旋見一極大如鳳者淡黃毛羽如嫩金色頂有黃幘
飄飄四垂座則蟠碧玉蓮花環以琅玕青珊瑚作枝葉踞立其
上頗尊嚴左右立五彩毛羽者二若昭儀皆大如鸞鴈紫者呼
曰華人見我國王生趨近略拱揖紫奏云此華人禮之最尊者
王宜答禮黃者果翬其首至再傳語云華客遠至何以教寡人
生云某乃渤海客萍蹤浪跡自恨無寸長爲禽君白也然貴邦
逸事竊願示臣一二可歸而告人一炷流俗耳目黃者云先代
甲子近已黏模惟大曆玄宗在位吾家雪衣姬勝蒙寵幸楊妃
教以多心經諷之久遂通禪悅證菩提厥後尸解固已化作蛾
眉飛回我國此時尙居後苑香曇閣國人禮之爲活尼父焉客

若企慕願親芳容當命紫卿引導之寡人倦矣不勝饒舌客且
去休生乃揖而出紫果曲折引之閣下視滿苑植瓊花玉樹香
風四流少頃珠簾捲見一美女子蓮花冠竹葉顰色皆縞素跣
跣蒼玉榻歛容垂睇雲鬟低垂左右侍兩女僮皆叉丫髻翠襖
紫裙花容可入圖畫生乃下拜自述鄉貫女云我鄉人真有緣
哉我自大唐回國早入化人城隍孔雀明王佛部下司註經卷
緣聞妃子死馬嵬坡失聲哭十餘日伽藍神奏稱云痴愛二字
尙未銷除請受効故貶謫此邦邦之士女奉我爲摩訶縞衣女
貞佛菩薩然亦不生不滅矣鄉人多有懸業不可空手回因探
左袖出一小冊命侍女遞生手曰持贈遠人藉傳竺乾真諦布
帆可穩海若不足懼也卽命送客眨眼而珠簾又沉沉矣紫衣
者復引出東郭送登舟瞰舟中供觀世音像舞蹈稽首乞生

見贈爲敝國光生慨然與之飛去旋銜一木來長二寸許黑如
墨堅如玉曰此木能療啞疾實海外之至寶聊以報瓊生拜受
之遂別而舟人亦解纜生視小冊乃青絹用神硃寫心經似是
梵篆每句下以泥金小楷註一短贊讀之西來意爲之大明乃
以香花供舟中對之頂禮呼菩薩名長風徐行三四日卽飛達
登州界實不知行幾十萬里也魯王某生郡主年十七艷而啞
遍求醫者術爲之窮王云如有人能療吾女疾卽以妻之生聞
而毛遂以木磨汁飲郡主終夜忽啞然吐一血塊曰呀呀王云
兒真能言乎曰者者急舉字母授之三日能言且巧辯遂如約
贅生於邸得大富貴明年春夫婦侍王宴西園中梅花正開雪
月輝映女伶歌舞翠袖滿前生獻雪梅春宴賦王大稱賞曰都
尉真才人也少頃王起如廁忽一黑衣男子從簷際飛騰刀光

如雪驀集王前揚刀欲斫王驚逸中貴多人與男子鬪皆受創
生奔救刀中肩倒御溝下伏而大呼衛士咸集始得擒男子王
出訊之已預服啞藥白眼哈視無語言窮治之終不能晰因繫
之獄明日王悟擬以都尉神木治之務得主者名而後斬於市
生聞而大駭曰某以方寸之木得佳麗享厚福願亦足矣奈何
以之興大獄治多人死恐無以對通眉祖禰也舉而投之海王
由是惡生遣攜郡主返鄉里然奩中珍寶錦繡猶值二十萬金
一日有翠鸚飛集於庭呼生曰李郎無恙耶紫袍郎遣奴問起
居昨因揭諦神送神木回國始知郎不貪寶陰騭達帝庭菩薩
慈悲於千萬嬰中求得一好頭角者以贈君蘭徵不遠也可賀
可賀郡主呼婢以桐實竹米飼之鸚略吞咽卽展翅曰奴去呀
倏忽入雲中不見是年冬果產一俊兒知是國器名曰佛賜後
夜雨秋燈續錄

果貴

懷儂氏曰雪衣娘以大辨才成善女子證羅漢果入大土城而乃以痛哭楊姐留滯禽邦千餘年未能解脫此我佛所以用智慧刀斬斷一切葛藤也噫萍寄一身冤纏不已在女貞菩薩觀之不過一苦惱衆生耳悲哉

姜小玉

曾大郎家春廼曾二郎家泰之胞兄也大郎以副車中式年將不惑時二郎甫入膠庠娶名家女生子二兄貴益奮勉年二十有三果以廩膳獲雋一門雙貴隸萼交輝鄉里榮之以爲木天永著有二難也世居爲瓦梁北郭都梁東郊石梁西鄙爲三梁界村人煙頗稠市肆亦夥是年秋九月大郎爲友人挈登海舶入都二郎畏風濤險驅車由陸路進發驟鐸鏗然霜寒蹄鐵

月餘抵魯之兗郡投道旁旅店就餐宿顧二郎玉貌風骨最柔
滿面西風凜冽頗苦卽小憩養病緣試期尙遠店主入姜叟見
二郎少年新貴衣履頗華知是江北大家子凡飲食起居周旋
逾格二郎心德之翌偶散步徘徊後庭聞樓上有吟咏聲驚簷
燕剪嚶嚶輕圓彷彿從天上飛落側耳聽之聞吟句云省回清
瘦小腰肢悼玉憐香勝昔時秋雨秋風無限恨挑燈又讀斷腸
詞二郎知是閨人口吻然何其音之悲也字字辛酸那堪入聽
又吟云小樓一角冒斜暉西望遙天客雁飛何處琵琶繡怨曲
當年此日嫁明妃郎負手聳肩秋懷悵觸實不知鈴風坑雨中
乃有此等閨秀又吟云拋書閑坐小粧樓鬢有黃花鏡亦秋釵
外二分無賴月夢魂飛不到揚州郎正歎實幾致發狂忽僕來
云將晚餐忽忽回已室問屋後小樓妓巢乎僕云非也乃主人

內室耳少頃姜叟來夜話遂殷殷詢主人有幾多眷屬叟唏噓
良久始云老夫婦無子嗣只一女名小玉待字閨中問懷上時
有書聲其女公子耶曰然曰女公子何師授而成不懽進士曰
言之恐貴人齒冷愚夫婦年四十始生小妮子過嬌慣妮子四
五歲間隣舍哄唔聲卽艷羨不已六歲適東村阮明經賃東廂
授蒙姑携之入塾而穎慧勝男兒師愛之教以四子書不兩載
而五經亦畢由是學書學詩詞居然如好秀才近惟樓居終日
坐案頭苦吟而婦人縫紉井臼之事多未諳也間訂有佳婿否
叟搖手云大難大難此間西村頗多富室雖妮子才名爭欲委
禽而妮子無一許可窺其意欲嫁一讀書少年郎才與渠匹者
且清貴無塵俗氣試問貴人吾儕設臨路店日與走販伍金龜
婿豈易攀哉言已益唏噓郎慰藉之良厚繼而問女公子如有

新作乞見示一二嬰笑應之明日果携一碧玉箋來曰此小玉
新製小詞有不協處請貴人斧削爲幸郎受而讀之見字跡端
秀書云合詠絡繹結神娘籠夜來香插調寄鬢雲鬆令呈政機乍停
粧未整戰雨籠煙釀出初秋景韻入雕籠香壓枕聽秋聲
覺雲靈冷月初橫風乍定刻意迎秋不覺秋闌病籬角幽懷涼
楊影秋已成絲秋又如花韻讀竟欣賞無既以爲大家左芬不
能專美於前矣然重字小疵易之卽成全璧但狂瞽又恐爲紅
閨嬌此奈何嬰云小玉誠心就政請勿嫌疑因改戰雨籠煙爲
戰雨梳煙月初橫風乍定改作月輪明風力定跋云滴粉揉酥
能得黃九秦七衣鉢李易安後一人也旅人曾家春拜評嬰欣
然送之樓上小玉見之頗以改削爲佳由是時以詩詞求教若
女弟子之就嚴師郎意求小玉一見無隙可乘一日甫起信步

至樓下適小玉正開窓理曉妝日影中見枕影猶紅鴉雲半軀
鉛華洗盡曼麗寡儔郎目耀神迷意不自主小婢見之指謂小
玉曰樓下經行者是卽爲阿姑改詩之曾家郎也小玉略俯首
見郎果翩翩美少年靈犀暗逗彼此有情旋聞姜媼喚婢云姑
姑粧竟否可晨餐也樓上急掩窓而郎亦倉皇出明日叟與媼
均策衛赴東村湯餅會郎得聞卽潛登胡梯就小玉閑話小玉
問誰何小婢笑云師來尋女弟子矣小玉急起歛衽再拜自云
春風咫尺花筆心傳深愧裙釵未能仰酬郎笑領之因命婢子
瀹香茗出果餌爲勞而郎言由莊漸褻赧赧然云卿分香茗早
飲何借他山僕也中饋猶虛擬諧爾室未知卿亦有情乎小玉
頰不語低首粘帶而已欲犯之小玉云師弟相敬男女相慕均
人情也若踰牆鑽穴之行實匪僻之無禮請卽速去無持聲張

僕師無面目見我老父郎云既慕卿色又愛卿才敢乞墨澣餘
香作曲流紅葉則私願足矣小玉唯唯即擣筆寫如夢令一折
與之尾有何處何處太息秋風紈素之句三惘惘下淚腰闕
小玉遙促之曰君如請於東村阮明經作永則事阮請姜父慕
君量無不允生請明日果潔衣冠策馬持曾家義名刺謁明經
自通鄉貫執禮甚恭阮與之抵掌談制藝於茅簷之下甚契合
留午餐末以姻事託阮掀髯大笑曰妻某何修得此堪腹老夫
以月老自任準許郎君作乘龍快婿也旋辭去明日臨來先詣
叟略寒暄問叟云君何憤憤豈有東床在邇而不告諸友生耶
叟愕然不解所謂曰曾孝廉名家春者尙不足與小玉成鸞鳳
耶叟歎云恐曾郎自恃嬌貴鄙我門楣耳曰非也深願折節降
格相從因代述郎語甚詳以叟呼嫗出商略再三乃入問小玉
夜雨秋燈續錄

曰汝自願遠嫁耶曷明言小玉遲回久之曰女子之變自有數
在惟父母之命是聽爰出又與雙耳語者再議竟決意嫁即於
樓下張燈火開綺筵盛備酒饌留阮紹南同飲鄭感懷泣下呼
云家春岳父母均在此可以孚子禮見屈果下拜蕭蕭然文
席間自陳云世居江北之三梁界村產饒業富請就蠟第行
贅禮俟南宮試事畢無論雋否當過此榜婦同歸兼請二老
肆就養婿家可銷磨下半世艷景耳雙與媼均喜旋出玉硯
方金跳脫一事以代溫臺翌即諏吉合卺於小紅樓洞房之中
彼唱此和或銀燈對讀或綳被聯吟徐淑秦嘉於今再見里老
來觀莫不嘖嘖欣羨謂姜家女子真有福也瞬又臘盡即命僕
人束裝乘原車入都小玉送登程惟云珍重雙與媼則殷懃
愛婿鄉里居址耶笑云三老亦太過慮矣無論婿難捨歸即由

他道歸翁遣一介之使往與問罪師誰不知有孝廉曾家春耶
揚鞭竟別至都徃見兄兄甚訝其來遲詎以病對試畢兄弟均
落第大郎仍由海舶歸郎堅欲同行回里不敢以此事告妻子
而小玉終日倚樓望夫婿如望歲也幾果收肆盡貨家業坐食
候女夫之來奈駒光易擲經訊不來始大疑駭旋有虞山客曾
與郎聯榻此間者問曾相見否曰渠已回鄉矣一家聞之大驚
知爲所惑顧產已蕩盡無可棲遲乃僱車携眷往就婿鄉跋涉
征途千辛萬苦兩月餘始抵村間諸里人咸云有之村後夏木
千章裏大朱戶者卽曾孝廉宅叟到門見闔者自報來歷且大
呼曾郎速出郎聞叟至魂魄驚飛急詣兄前跪陳前事兄云無
恐我爲弟應之挺身出問叟云老父不遠千里而至究尋阿誰
曰尋我婿曾家春耳曰我卽曾家春也曰汝孝廉耶曰然曰汝

于去歲入都應試耶曰然曰何年齒面貌均非也因大錯愕又云我婿姓名或與君同當另有居處乞示指南大郎撫掌曰幾見廬山真面目在此而反不相識尙欲另尋耶與哭云我尋我婿尋汝何爲大郎反大笑曰某新桂有才易形無術既非尋某可謂他去何事糾纏言已拂袖逕入叟山而獨問比隣咸云此卽費人曾參更無真僞之別也叟大哭告小玉曰我兒爲匪人賺汚矣不如歸休媼與女均掩面哭失聲行路者幾不忍聞因舍車徒步賤售橐中物乞食而回媼不耐奔波苦至海州界卽物故藁葬之叟至故里宅已售老病臥枯寺中病篤執小玉手大哭曰苦吾兒矣及卒小玉哀慕里中大戶得微資棺殮送就土旋仰天而呼曰兒爲匪人賺何以生爲父母素謹愿爲鬼必懦妾惟自去告諸閻羅老子因大慟仰藥而卒里人哀之爲醵

對葬於雙墓之側越三年夢宅又易姓仍設旅館待行客惟樓
頭時現鬼影風雨之宵屢聞清嘯咸云樓多魅無敢居者局之
時石梁有狄道士素工勸勸通文墨能召亡有鬼目以事羈都
中至是回里道經此視館中客居已滿無下榻處後樓一楹甚
宏敞自云能居主人辭不獲卽破簞掃灰塵爲解橐布衾枕安
瓦礫燈熒熒然欹枕不能寐推窓起看月忽樹影中來一好
女子顏色慘沮揚袂而歌云洛陽有高閣畫棟臨橫波閣中有
好女新粧凝翠娥自矜眉黛入時樣日買波斯一笏螺隣娃粗
蠶誰執柯僕以顏色攀絲羅妍媸貴賤殊白紵一朝棄絕可奈
何玳瑁簪琥珀枕晨攬菱花淚如瀟翻羨隣娃貌粗蠶明月來
照雙雙影歌聲酸楚掩袖悲啼猶知爲鬼物私憶如此婀娜當
是有才而夭折者呼而語之大可破寂因凭欄問云何處女郎

夜深哀怨女子傾聽詫曰何聲音宛似我薄倖郎也曰郎君伊誰云何薄倖曰然則樓上客江北人耶曰然倏忽之間女子已登樓冉冉拜燈下啓櫻唇作語云妾昔之才媛今之怨魄秋庭現影煉師師無畏乎狄云某丹能化不可成羊羶兩供我指使烏都作我前驅况汝亭亭從何畏蕙曰貴鄉有三梁界村村有曾家漆平曰是誠有之乃怨不自勝泣陳顯婚致二老沮喪已亦自戕事且云亡後告諸冥王始知渠之眞名狄問姓氏曰女子不敢以姓氏告人然有所求未敢吝妾姜氏小玉也牀後泥壁鼠子隙穴內亘金簪一枝是妾兒時戲藏之以恐婢者歷久幾忘至今尙在請取出以代妾贄狄云爾何所求財難遽領曰請置一雨蓋隨身妾卽隱形蓋內凡過關津橋梁低呼姜小玉三字妾卽同行狄云此易耳女又指泥壁鄭重拜謝而去狄試

摸索果得簪因置之腰纏晨興市上買雨蓋一荷之肩臨就途
略呼香名蓋果微重抵石梁不敢回道觀逕至村間市人曰曾
孝廉家泰尙家居乎人云渠正衣冠赴村東桑氏飲社酒爾尋
伊胡爲曰擬募伊香火錢耳咸捧腹曰此公極吝募之實取此
辱狄故作失意狀携蓋至僻處低視曰姜小玉攜汝至此我事
畢矣頃聞市人語乎仇人近在目前去留請自決毋爲羽流累
也視已陰風颯然如物墮地而雨蓋忽輕仍至村坐市門啜茗
一俄頃聞村人轟詫曰奇哉奇哉曾家泰頃在桑氏席上銜杯
高談忽擲杯向外瞪視大笑云小玉小玉記否當年好句如何
詩識在先便說秋風隲素纏迥重逢不須哀訴言已大哭倒地
昏不能興刻正昇之歸大郎家春閨耗亦頓發顛疾披髮叫號
絕非人態狄聞之知小玉有靈急攜雨蓋遁後聞人云大郎願

疾久不愈一日倚市門偶遇盲女唱彈詞色藝佳甚大郎導之入郭外大松林詭云花園坐石磴甫定大郎驚近前樓之求歡口執吻手捫臂輕薄殊甚盲女號且罵大郎怒批其頰曰我孝廉曾家泰也鼓掌狂笑而去盲女且走且哭頭頭碰老樹幹頓額腫兩痛逃脫無門餓兩日有牧豎子過始攜之出歸告乃夫夫怒詈云曾二狗彘奴北道姦誘斷送玉人天道茫茫尙未施報應乃今又肆狡獪耶走訴邑宰宰亦素骨鯁不畏巨室者出硃符以黑索縳二郎至署施夏楚百口莫能辨宰云是非觀辱不足整風化拘繫待効二郎妻某氏日望臺碣空帷獨守一夜甫交曉燈已滅矣忽履聲橐橐推繡戶掩入悄語宛肖二郎聲音低喚云夫人睡耶而夫歸也妻在枕上問訟獄解否曰雀鼠方興解鈴尙早曰深夜郎歸何無一人知覺曰憐卿岑寂隻身

而逋踰牆而入聊博一宵歡愛耳言已卽解衣登榻遽效于飛
事訖妻摸其兩頰大驚問小別幾時何鬚鬢者若是之速其人
乾笑不語妻大疑起敲石燃缸照之則偃臥在床者乃伯氏曾
大郎也目炯炯口流涎作種種顛態而已妻憤怒撫二子哀哭
良久逡巡詣斗室投繯死艘聞之卽匿其夫而以二娘遇祟告
鄉黨月餘二郎質緣得釋入門知其事撫棺一慟嘔血數升而
卒大郎繼卒家遂貧此聞之吾友舒上舍醴香所述者

懷僕氏曰曾家郎初遇玉人甫註吟箋卽冒伯氏名爲日後兇
脫計其存心叵測尙堪問乎迨至桑柘影斜流觴撻擊而月中
環珮魂兮乍來當痛詈薄倖郎若何負心若何逼命數其罪扼
其吭而奪其魄矣乃計不出此必至弟旣冒兄而兄亦冒弟姦
汚淫行醜名四揚始與之對簿於閻羅老子案下噫小玉亦誠
夜雨秋燈續錄

能爲厲哉彼霍家兒空失繡鞋殊愧未及

又曰俚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旨哉斯言設小玉當日不通詞翰尙能嫁一田舍郎終身伉儷讀月下哀吟一曲三峽猿聲無斯酸楚五更鷓鴣共此悲涼當亦玉人有自悔之意歟嘻

槐根銀鬢

陳金保農家子也年十三遇赭賊作亂焚掠至村僻陳匿麥田中倖免明日潛出走哭至村則屋宇雖在而資蓄已空父被戕母被擄弟玉保甫四齡亦不知何往大慟潛以氈帷裹父尸葬屋後隙地翌日賊又至遂立意他竄冀爲陳氏留一綫月昏黑冥行四十里抵珠湖界烟水茫茫絕無舟楫瞰遠處火光燭天照樹杪如流霞乃伏地叩首祝天神地祇自願得生力爲善以自贖忽烟渚間有櫓聲啞呀視之一捕魚老叟也泣請救援叟

略覘顧卽命登舟揚帆逕渡天甫明叱登岸遺一艸履在舟中
忘携去一回顧人舟俱杳心駭詫明日詣岸上金龍水神廟叩
首視神舫中己之隻履在焉知邀神佑泥首階下叩無算旋遇
隣挈至樂土爲人家耕傭得無餒賊平回里整田疇葺房舍數
年之間秋皆有穫惟亂後胭脂婦女稀若鳳毛有力者多就隣
郡以豐資聘娶尋常裙釵一椎髻女子非百金不能得陳遍加
物色多丁壬錯注以致年二十有五尙無中饋人也後聞中州
疊歲歉買婦最易遂賃粟得五十餘金走開歸陳留之鄉館客
店中主人聞郎君遠來作何貿易曰吾來娶一婦人爲嗣續計
且同把犁鋤耳曰惜郎君來遲若客歲雖傾城姿只須一斗粟
一尺布耳今年麥有秋值頗昂稍能入目者亦需沽酒數陳因
倩主人代爲謀曰郎君擬娶若何方如願曰吾農人也不必求

畫中愛寵但能貌整齊能操作齒卽長于吾無害也曰此邦東郭樓兒鋪有西秦康千戶者流寓于此其先事戎行曾挈一婦人歸爲小妻千戶卒大婦擬售之得身價可他從其人頗能如耶君語耶君其有意乎曰豈試偵之明晨主人果偕之往入其門見一艷粧嬌腹肥女子坐中堂一苗條婦人往來廚下便炊爨主人囑陳坐簷下自入與肥女語良久肥女召陳入略詢家世卽呼廚下婦人來曰卽此是吾家阿姨渠又無出且吾輩歸西秦何苦携之迢迢事跋涉渠不過年齒稍長汝至縫紉井白耕種灌溉之事無一不能倘彼此有情不妨面訂婚議陳視婦四十許人而舉止風神頗爲秀逸心愛之問此婦身值若何肥女笑云是非三十金不可陳方喋喋女方咪咪彼此較多寡而婦人忽問陳曰君聲音何以似石梁產陳曰我卽石梁西鄙人

也曰君之姓名可得聞與陳以實對婦意頗錯愕繼而作悲態
問云陳上舍名予寬者君識之乎曰是卽某之亡父也問何年
棄世曰不幸某年遭寇戮其時某方十三歲也曰陳玉保尙在
乎曰此吾弟亦被擄矣曰君家村舍某宅某軒某房闔無恙乎
曰刻只牕中堂三櫺其餘灰燼刻已補茅舍十餘間供佃人止
宿殊草草耳曰中堂屋後有大槐一株尙葱蘢否曰已爲游兵
伐作薪矣曰槐根一片土尙平坦不礙步履否曰蘇瓦礫依舊黏模曰
不圖汝家竟改變至此陳詫云迢迢千餘里姆從何處悉吾家
門巷婦人泫然曰吾卽爾母當日被擄者也陳聞之遽伏地叩
首哭失聲婦人亦哭主人與肥女均駭詫且贊歎遂如數以銀
贖母且以餘資之半謝主人半作路費哀哀烏哺如再世重逢
歸則遍告戚里莫不以爲奇而陳尤以孝稱事事博母歡久之

母指槐根語陳曰此下有銀囊五皆吾昔時與爾父潛埋者也
夜午可祭而掘之果得囊白鏹皆滿遂富有不復自耕耨明年
聞中州又大饑母命乘此機會再勉行覓赤繩陳囊銀拜別就
道抵前處覓店主人則已物故因另投柵止居停主諮來意導
十數女子與之檢擇皆鵠面鳩形無一稱意然深憐其窘隨與
青蚨一竿而去久之有羣儒士來與攀話間有一嫂一姑誓同
適一男兒貌均姣好齒亦相稱若有意乎曰嫂可聘爲妻姑可
奉爲老母之婢亦無不可章引之入一舊宅視兩女子皆畫煩
織蛾亭亭而孌孌者大喜論值云需八十金陳卽如數與之浼
居停署券翌日備車將携兩艷行顧遲遲不出走瞰之則儒士
暨二女皆大慟或男羣女衣或女執男袂更有小兒女呼姑哭
母鼎沸悲啼詢再四始知嫂卽儒士之媳有夫有兒姑卽儒士

之女已聘未娶者也一旦生離不啻死別陳激于義出券憑居
停主對儒士焚之曰君宜團聚僕亦歸休身值不需償也儒士
收淚語陳云得君身值已供索逋急切固不能償且二女之留
亦不過緩月餘之死終死耳君盍携之去或渠反得生陳云易
耳探囊又出六十金陳几上鏗然曰此尙不足數年餘饘粥耶
儒士曰此事天下所無僕亦不願白手得人財不慮罪過耶陳
堅意與之誓不可却嬖與姑遂叩首謝居停主又從旁玉成儒
士始愧受小具盃酌爲陳餞殷殷詢鄉里居址一一筆之于書
臨行挽主人代覓一小僕爲中途伴儒士搔首良久曰君如明
日行僕當以一解事者相伴曰可曰吾戚曾買得一江北童子
極爲妥適事事得人憐非終日搖大扇者近嘗悲啼思念鄉土
渠主不忍拂屢同有江北老成人挽携之行俾一掃父母邱隴

仍來供役今遇君子是天緣也陳云甚善是夕儒士果携一少年襁被來年約十八九貌極俊雅舉止亦頗安詳應對更亦便捷其主隨之來殷殷託陳携帶遂行將抵里門童忽墮淚曰此間風景宛似我當日被擄處也又略經行曰此處尙種麥耶吾兄當日曾走匿于此不知存否因而酸鼻陳異之比入門視母正倚南簷督佃人種瓜壺叩首自述中州事母云吾兒能作善人帝必佑汝終有良匹百餘金何足惜哉問童子何來陳代述來歷因而引之見太母母瞠視良久曰汝被擄時年幾何矣曰四歲耳曰爾若聰明當亦約略記當日瑣事汝姓記否曰忘之矣曰乳名尙記得否曰某之乳名曰玉保母大驚喜曰汝之左脇有硃砂癰如酒盃大者尙隱現否曰在驗之良確母乃悲喜交集曰陳金保買婦不成買得老母回今又買得胞弟回矣陳

悉童之近里門處處留心也母子兄弟直相對如夢寐矣明年春有書生策青羸從者二人亦各策蹇又犢車二各載一好女子至里門問此間有陳君名金保者耶里老導之門首陳逯而視之乃章儒士也面春風絕非菜色問先生往竹西耶往金陵耶杜顧寒門未免迂道曰特來訪君請先拜母固辭不可拜母畢車中女子已至中庭冉冉至內闥依依拜膝下章云蒙賢耶慨贈舉家得生去秋有收仍舊成富室故以五百金買得嬌鬟二均處子美而賢者請爲賢郎作箕帚婦渠本姊妹行亦自願效英皇也母唯唯急命庖人潔樽饌款還客章嘗甫坐有少年翩然至前僕人傳語云二郎來調尊客章愕然曰汝非某某耶陳笑云吾弟也因自述得蒨隆情不圖兄弟復聚因纓陳前事章益歎羨勾留十餘日促大郎早行合卺禮陳云本擬爲老

母多覓一婢今以長歸某以其幼爲吾弟婦迨天定也章更稱
善遂目視成禮而後去行時陳母出五百金爲儒士壽堅却之
惟取銀五十兩爲玉保寄舊主人翁所以贖身也年餘兄與弟
均產學生子節樞對樞玉刻雙璋北堂之寶其樂無極乃爲孫
命名伯曰槐蔭仲曰槐利叔曰槐安季曰槐南再明年槐根復
生柔條蔥蒨可愛久之居然成樹且成交柯遠理枝遂名其堂
曰瑞槐陳感儒士德輦二千餘金至中州遍賑里之饑寒者儒
士爲作瑞槐堂記文甚古奧

懊儂氏曰槐根巨翬燦燦朱樞天所以待善人旌孝子也不然
豕突狼奔何處不冥搜殆盡試問吾鄉巨室富風鶴警告時何
嘗不營營窘饑冀爲子孫立萬年不朽之基卒至無一存者坐
視父母兄弟妻子化爲烏有其亦愧對此農人子乎碧翁報施

何其巧也

祝大哥

珠湖馬棚灣之北有溺鬼被神居之爽吸斃社之輝與兩大之靈二曜之正共相吞吐久遂現影鍊形啓吻吐詞自稱爲祝大哥從不魅人惟嗜黷藥若性命焉其地爲庚郵津要驛卒多策馬夜行凡經此者祝必攔馬頭自道渴吻卒有以偏提沽白酒二兩臨風酌之者祝能感其德前有伏莽預告之途有野魅冥護之非浪圖盃中物轉眼不相識者也違則現黑氣一團滾地作巨圈人馬皆迷惑逐逐終夜不能出卒多憚而敬之馬後腰壺常有村沽不敢踈忽過卒之長有隴十五者素有膽略思鬼能如是不較善於勢利交乎一日產竣自淮陰買白酒牛肉繫馬背會日暮新月上矣將至其地試呼之曰祝大哥來我飲汝

且啖汝毋避我我不畏汝也少頃果有清臞男子魑魅自淺渚
逡巡來問汝視大哥耶曰然隴下馬鬣短樹之根席地與視對
飲倉卒無盃箸共就瓶口吸嚼嚼有聲視自云生前爲八寶秀
才性貪盃酌不能得酒泉封乃誤墮寒溪斃亦命也灣之曲有
草灘廣十圍者土一坏其下爲某埋骨處墓上草花甚夥春秋
開爛漫頗多異種博物者不能指其名然移之他處卽萎酒酣
耳熱爲隴起舞作樂且引吭而歌曰人間至寶莫如花人生至
樂莫如酒有花有酒度晨昏地下陳人開笑口甕湖西去浪無
涯隋宮當日多繁華珠簾畫棟變蛟窟此日鷗鷺棲葦葦涼露
沾衣不歸去一杯一杯天欲曙回頭烟水拍遙空殘月朦朧挂
高樹隴間而異之訂人鬼交每過必酌以爲例一夜又過此視
語隴曰明午集處路有遺金重二百兩布裹多補綴痕者君可

取之既免充苦役且可助杖頭耳龐諾之翌試過其處果得金布裏如其說俯拾即是既而自思若果多金不應布裏如是之敝若因此失金逼自戕是拾金者之罪過也坐伺之日既夕果有號泣踉蹌而來者睨之乃一老嫗走且覓龐與問訊嫗泣云死耳復何言哉曰汝試言之嫗云我夫以事陷囹圄得二百金可活老婦資產不足且鬻寡媳始如數榜之入城救我夫心急足忙金遂遺頃正擬尋死路耳曰汝金用何物貯之曰布裏多補綴痕者龐慨然擲與之曰金具在不須死也嫗驚喜即拜龐急策馬歸明夕以差過其地祝喜色迎慰曰君今日尙充役耶得金可坐食無餒矣速飲我酒龐笑而對曰蒙君指引惜僕也命薄已珠還其主祝驚訊何故乃具道所以祝憮然曰君仁人也向幾以小人目君耳雖然當爲君等謀小資助不能常白飲

也明日衆卒陸續過此各贈以一古磚曰此湖心浴風濤舍古
春最久者賣之骨董家可琢爲硯幸勿以賤值售如其言果得
值數千文衆卒喜爭以村釀醞之祝一夕謂龐曰過此不須飲
我聞何故曰翌午有金牛當淹斃所以替僕也及次夕過此仍
索飲問君何作誑語曰非誑也緣是午牛失足墮水已飄泊至
中流氣息絲懸牧豎在岸哭之慟曰牛斃行當俱斃日受主人
荼養而乃自不謹斃其牛耶僕聞而悲之又推牛上岸俾牧豎
得不同死越數日又謂龐曰明日真不索公等飲問又云何曰
明晨有童子過湖脚許遠自討替至天明龐預至其地坐覘之
果有叩角垂髻者冉冉從東來走且嬉忽狂風捲之入水頭出
沒驚濤駭浪間良久突有大手捧之起送之涉處童子呼救龐
憐之援其手得帶水拖泥而去是夕携酒往飲祝祝果至喜謂

龐曰本圖永別不意一念之轉仍當與故人有十數年聚首耳
問何故曰君見今日童子乎僕訊知爲西村某家兒乃三房所
共育者僕若死之則渠家宗嗣斬之矣故自甘沉溺不願替也
龐聞之大加敬歎遂開樽痛飲而別又月餘一夕迎謂龐曰乞
君傳語諸同人自今以往真不須以酒至龐云然則君持酒戒
耶囊中自有莫漫愁沽也曰非爲公等惜鈔緣僕兩次替上
帝鑒我鬼而能仁勸爲此間水神黠欺七公部下鄉總管七公
常往洞庭此間即某自尋得便易行事曰君爲神名處行人曰
凡舟行遇颶者呼祝大哥僕卽至當爲行人福嗣後凡以酒酌
者呼之不出想爲神有幽明之隔不復能如意也湖行者聞龐
語每遇怪風舟將轉覆試呼之果有紅燈至得無恙舟人語曰
總管神職也奈何呼爲大哥恐褻神遭神斥後遂大呼祝總管

救我然反不應卒覆其舟龐聞之以香楮踞其墓小致祭禱曰
總管當體上蒼好生德毋曠厥職行人倉皇呼籲命在呼吸而
置若罔聞耶僕君之故人也敢以芻蕘獻是夜視衆入夢告龐
曰故人責備僕何敢辭緣若輩呼祝大哥某知爲飲酒之故死
耳得能科頭洗足而至若呼我總營則必鹵部冠蓋而出故稍
遲而已無及矣龐醒而誌之遍告操戟者嗣後有急但呼大哥
神無不來又年餘有饒人乘風破浪至中流脫懷帆檣折舟旋
轉將覆隣舟囑云速呼救於祝大哥乃呼之再三卒無靈響舟
竟覆人雖遇救而貨物全喪憤而告於龐龐問巫者巫云是日
神飲大醉高眠不得醒耳龐怒走至祝墓懷臂大罵數其罪而
責之曰汝昔爲鬼我尚不畏汝汝今爲神我更不畏汝矣而奈
何貪盃忘故人囑敢再懷懷當掘爾骷骸投諸江爾其無悔由

是其應如響十數年不聞有覆舟事舟子感神佑迎神於湖曲
報賽巫者蹲蹲而舞童童而歌曰神之來兮風雨戰神之去兮
星斗煥蚌吐珠兮光燦燦鼙鼓兮聲悍悍惟彼神燈燭霄漢
天上酒星來作伴神有量兮不及亂患可禦兮災克捍戾車神
馬靈旗轉穩送星槎登彼岸歌已訖酒靈風颯然操觚之徒莫
不再拜歡躍曰大哥不我誑也後嗣壽九十始卒易簀時謂家
人曰吾今爲社公位甚卑不復敢罵祝大哥矣

悞儂氏曰大哥在昔爲鬼人多畏之今爲神且畏人矣所以世
之峨冠博帶者多受制於貧賤交也龐老在昔爲人神且畏之
今爲神且畏神矣所以世之持手版由角門者多受制於管束
之上官也君子於此知攀高履險者之不易吾鄉瀟口橋山水
暴注有酒徒坐石磴臨橫流濯足忽水底有兩手握其左脰甚

牢酒徒知溺鬼之爲厲也度不能脫反詭作喜色笑曰如此好水洗濯甚樂當起而解衣裸浴之言已踞遼巖躍然起視左朋已有十指印成青紫闌乃向水大笑曰朋友我不來浴矣奔而去猶聞水底啾啾然罵曰狡哉附記之一笑

紫葳娘

聊城宰魯公時傑良吏也殿新時以畫舫載客屬隨小舟二載奴子卮人琴尊書畫行李條然初無俗物一日正循源水進發忽上流鳴鉦一葉乘風雙橈剪水有大官船岸然而至與己舟或前或後若比若偃視船頭旌旆亦大書新任聊城令字櫟心大奇之至晚停泊而彼舟亦遙遙相對次夕益兩舟相傍兩家僮僕漸漸諳熟頗親暱久之竟謔浪爲好公遣人問訊曰聊城新令尹也問何時領憑所對時日宛與己同益駭詫因持半刺

往謁刺入遽請過船良晤其人衣冠華麗舉止安詳面白皙微
鬚操浙音公執禮甚恭彼亦謙遜談風月話游蹤道古今逸事
莫不應對確鑿其人自云韋姓先世官於吳曰韋蘇州身是其
的裔公莫敢辨真贋揖而退少頃來答拜刺書韋君弼三字坐
談又良久聽成僕三鼓始辭去由是每夕駐船必往來甚契洽
一日將抵聊城境胥徒逐新宰者紛紛集於岸韋又來坐少頃
公留啣久之曰某有疑國請使君決之某爲聊城令公亦聊城
令然則聊城有兩令尹乎曰某今夕之來正爲使君決疑言之
得毋懼乎曰忝在新知勝舊相識文章經濟愛而敬之不暇何
懼之云曰使君爲聊城新令尹某乃聊城新邑神也幽明邂逅
車笠同盟亦數之幻者公聞之乃肅衣冠再拜曰神人道尊而
乃分庭抗禮亦非過甚矣神謙讓不已旣而囑云前途恐不能

再見請從此別公悲不自勝曰忽忽判袂艱難爲情仍願聚首
或常啓迪爲下更光神審度良久曰僕之祠宇西院有斗室使
君可潔除施莞簟倘相憶卽偃息其中夢寐中相見當亦免思
念損神也公敬諾神致聲珍重拂袖而起其人與舟遽杳僕從
莫不驚駭覓視名刺紙固在而墨痕如烏鰂書矣公至任頗多
政聲偶謁邑神啓龕帷曉之宛如舊雨顧西院果有斗室姑如
神語宿其中竟以魂魄與神共周旋視神宅起居無不華麗尊
酒酬酢悉如生人比醒猶醺然有酒氣問一往之由是以爲常
一夕神語公云某有自製楹帖乞樣筆一書卽懸於祠柱公曰
善帖云莫道我泥塑木雕糊糊塗塗遇善惡不分皂白惟願你
家安身泰清清楚楚得工夫還讀詩書公醒而憶之不爽乃書
面加髹漆懸之柱如神諭也神無子有愛女曰紫歲娘宛轉嬌

小美而多才公以通家故神携女公子見公愛之遂拜作螟蛉女依依膝下憐若所生公偶謂神曰惜神人路殊否則當携女公子入內衙恐教我家老婦愛煞也神語紫歲曰兒願隨阿爺去耶女雖領首而淚幾盈睫神云兒頗願隨君去卽請奉贈願他日爲之覓佳壻得能做人家足矣公笑云夢中人如何携去公勿戲我神云心有所動緣卽因之此然乾家所以斷緣儒家所以重安心少頃自知之何容毀議言已傳呼送客公遽然醒仍在斗室聽麗熊之鼓五下矣奴子來報云如夫人頃產一女歸署視之面目酷似紫歲固燭啼不已公與之摩頂曰紫歲兒來我家耶愛若掌上珠無苦也女啼聲頓止一家奇之告所以夫人大喜遂命名曰神賜仍字曰紫歲及再晤神轉漠然從不問紫歲事而地下亦絕無紫歲其人者越明年里有譚氏婦教

養媳太嚴媳不耐鞭撻苦午夜自縊畢其命告諸冥司白晝現形索婦命甚急婦之姊紫歲之乳母也得轉達於公乞公向邑神緩煩公笑應之次夕又眠斗室中會神至邀入後堂盃酒暢叙公以婦命爲請神不可公求再四神益他顧不語公憤形於色力爭之曰謂家養媳乃自戕也卽云姑惡逼伊傷生據陽律亦無死法神掀髯笑云君司陽網僕守陰綱陽律有原情之條陰律重誅心之論渠婦初來姑厭其陋每私謂其子曰好兒終當爲汝覓佳麗是早有死婦之心也且此間性命最重卽誤殺一物俱謂之孽孽必報無論人物之巨細稱謂之尊卑也公尙欲有言神已拱拜爲別隨推之仆遽如夢覺起訊謂家婦則已於五更時氣絕矣顧由是不能與神遇任聊城近十年一朝解組攀轅者不下千餘人公手書一聯懸神座曰你和我本是同

寅倚存片念偏私恐笑倒兩旁鬼卒陰與陽無非折獄惟有一
心正直方對住十殿閻羅公歸里栽花種竹如隱君子焉紫歲
長成才貌雙絕嫁一少年黃進士出宰聊城携家至署進士偶
晨起視庭樹之妙有金鏤一燦燦然乃呼夫人曰紫歲娘枝頭
金鏤卽無人見耶女脫之揭省憶曰是妾兒時在夫人署中戲
懸悽欄桂樹頭作夢者久遂忘却乃今尚在歟明晨同謁禪廟
指靈帷謂進士曰是亦妾之大人也進士奇其語女緬緬述前
事甚詳進士爲鼎新其廟且獻一聯曰層層地獄總知防多因
兩字利名走滑了脚處處天堂誰不想莫爲半生窮困冷透此
心閒出自紫歲娘手筆也

懊儂氏曰觀紫歲娘事始知海內閨秀美而多才吐屬風雅如
不食人間烟火者俱是神娃也玉臺韻事可妄求哉至前後兩

聯俱能脫去窠臼爲白屋示箴規青衿作炯戒想咕呬結習猶未除也翁固永清壻亦玉潤而今世宰官多以應視寒儒爲能事亦何所見歟

燕尾兒

兗豫之閭有鸞馬劇賊其忘其姓氏身輕捷如燕能飛行空中且善泅如鷗能潛伏水底人多神之呼爲燕尾兒以其能御風作燕剪行也初爲關役旋棄役爲盜一日能行三百里力能舉百鈞每娶婦生子越三年必死婦及子又於他處覓新歡以故老捕弟子莫能蹤跡之曾夜宿諸城妓家妓見其深夜不由門戶來衣履華麗不啻貴官而天明卽去且揮金如土深疑之詣所徵武生某曰爾欲貴耶能得吾家婦不患不致身青雲然彼有兩利刃時枕頭下眠妾當爲君預藏之某訂計而去明日燕

尾兒又至妓張燈開筵媚態百出嬌歌曼舞強之飲不忍却連
飛十巨觥頽然醉矣妓扶之就枕因得袖其刃妓從窗櫺驀將
白刃飛出武生率諸惡少年轟然圍其室燕尾兒驚寤躍然起
索刃不得知爲妓算妓欲遁燕尾兒騰左足猛踢之踢出矣一
少年已入室舉石灰擲撲其面燕尾兒急掀梁椽透屋瓦出半
身而屋上已有兩少年伺之摹握其頂室中少年亦騰起持其
足且鐵杖雨下傷右肱始就縛送諸城令械而繫於獄及明失
燕尾兒所在而獄卒二被殺武生安眠於家忽失其首邑令枕
上留匕首一具令大懼不復敢捕燕尾兒矣後有郡王某以巨
舟携郡主游魯之大明湖郡主夜凭船窗看月玉腕露金釧忽
水底竊出一手繫其腕而脫其釧主大號衛士齊集兵刃鏘鳴
索捕水中賊聞水中語曰我燕尾兒也願王明察毋冤及他人
夜雨秋燈續錄

王大怒飭巡撫以下各官必欲捕之越三年不可得歷下同官
紛紛削其職歷城令蕭老公本廉吏至是解組不能歸田園流
寓山陽之東鄙家赤貧無僕御櫛簪屬頽然臥茅屋中面上時
露菜色幸賴里之童蒙時以帖括來求教蕭得修羊延殘喘一
夜大風雪有壯士來叩門云求假宿蕭自起拔鋌聳肩擁鼻怯
冷窗震震壁有聲顧室中漆黑壯士呼燈蕭敲石燃瓦檠光熒
然壯士問有晚餐乎蕭云薄粥一甌已爲兒輩啖之盡顧何得
餐壯士問公何人蕭屈於此蕭自陳曾任歷城令因捕燕尾兒
不得坐是罷官問何不歸鄉里曰同官多有瘐死獄中者僕還
鄉恐亦捉將官裏去隱是鄉理名姓保此老頭皮亦幸矣然貧
亦難堪哉言已唏噓壯士睽視良久意甚憐之曰乞公勿閉戶
僕當踏雪致酒食來爲君作竟夕之談言已拔關遽出少頃果

陸續以村沽市脯至且以薪米燭炭至因請呼夫人起炊飯溫酒與蕭縱飲聞草榻上小兒呱呱啼壯士憐之命俱起分與一飽以炭熱泥鑪與蕭圍之坐聞蕭云設公能得燕尾其人者能復此百里侯哉蕭掀髯笑曰是何言歟燕尾兒出徑見神不能測其機騏驎不能尾其足從何得之曰萬一得其人將若何曰復其官溫飽其妻子雖登仙無逾此樂也壯士審度良久曰僕有瑣事走海州訪一故人今晨去明夕四鼓回君室當爲君生致燕尾兒蕭大笑曰君大言欺人矣無論渠不可得且海州距此二百里程途豈一晝夜所能來回耶曰僕願健步使君且靜候幸勿疑蕭云海州有一故人某居如意山下彼之境頗豐祈順作魚鴈爲僕貸十金以卒歲能乎曰使君且削札僕帶醉卽行蕭且疑且信戲作一函拜視之壯士驚入懷袖執手告別

翻身如兔脫矣。明夕蕭方夜坐，與夫人閑話，忽即闕然急問誰何。曰：寄書人幸不辱命，啓視之。果即昨夜之壯士，錦燈牕懷中金櫛，几上滌鏗然。又出復函閱之，果故人手筆，厭勞甚厚。蕭大喜，自起行沽，殷殷款客已而抵足眠。居二日，蕭蕭果貧非虛語。曰：噫，廉吏一寒至此哉！使君欲復官，何不無歸？某去國縛君何益？曰：某即燕尾兒也。蕭大錯愕，曰：面生我愛，心曰某冷宦，情久矣，拚受饑寒，不願死。壯士曰：君縛我，我終不能死，但求某解交魯撫某，然後颯然逸。則君已重作新令尹，不愈於牛衣對泣乎？蕭終不忍燕尾兒憤激，曰：使君舍此雖饑餓，以紉固軀，益且失事機，恐爲天下人笑耳。蕭愕眙再四，乃再拜曰：壯士是誠能生死人而肉白骨者也。然則奈何？燕尾兒脫腕上金釧二，擲付夫人曰：請以此易薪米約月餘，當有人迎君入官，府尙憂貧。

耶請於五鼓飽餐我當挈公同行蕭諾乃別夫人尾壯士行一日甫過山陽界燕尾兒睨之笑曰使君繭步誰耐煩此个孖行請登余背荷之走蕭無已從之燕尾兒邁步如騰霄漢耳際風聲颼颼頃刻百餘里越三日卽抵魯之濟南同謁撫軍轅下歷歷自陳狀撫軍驚喜握其手曰壯士自投到可以謝某郡王矣然國法當請入囹圄壯士得毋懟乎曰可昂然走至獄獄卒恐其逸謀於老捕出藥酒醉之夜以銅絲密密纏其體燕尾兒醒欲欠伸而不能自知命當絕乃仰天嘆曰燕尾兒好男子爲廉吏謀溫而死乃自縛以獻耶死耳死耳復何言哉明日斬於市蕭果復官迎妻子至魯潛厚葬其尸

懊僕氏曰此行遙空有此絕技官吏不敢睚眦之誠堪攬鏡自誇曰如此好頭顱誰來斫我矣而乃覩廉吏饑寒動於中激於夜雨秋燈續錄

義不恤以頸血濺此人也俠與神與其如老子所云盜亦有道者與床頭七首寒光凜然即怵而不敢求餌表之術而蕭老公凍餒餘生江湖逸老竟隻身與之偕行毫無畏懼夫夫也亦何其偉哉太史公游俠傳中嘗爲此公添第一座矣

趙蓉江可惡

某縣令趙君性喜觀劇然每見古之奸吝與背恩負心之徒卽叱吼如雷鼓殆不可須臾忍焉一日觀伶人演喝鉢一折令大罵許宣何物如此好娘行而乃聽賊禿唆使卽卽與重笞且荷校殊筆判封曰枷號負心人許宣一名俟改過日釋放伶百計求同官緩頰始已然已困頓不堪裹首登場矣若一捧雪之湯裱背桃花扇之阮大鐵臂遭重責後屢蹈之不爲異且顧盼自雄焉衆伶苦之會伶中有黠者私謂同儕曰我出薄技管教老

公氣殺是日又集同僚入衙齋觀劇適演鳴鳳記中嵩壽一齣
黠者狀趙蓉江紅袍玉帶曲背彎腰趨奉介溪相國極淋漓盡
致令果大怒黠者益宛轉寫奸黨醜態描摹刻劃幾如蓉江復
生令益怒呼之上堂與較楚叱之跪黠者挺然不爲之屈且大
叱曰咄我趙蓉江內掌絲綸外封圻榮已極矣汝不過一縣
令耳如何見我不行庭叅禮且以譖牒叙之我祖也豈有雲仍
見祖禰而妄自尊大耶令急唾其面曰汝不過優孟衣冠耳豈
真趙蓉江耶黠者遽叩首曰使君旣知之何故杖我令乃乾笑
曰趙蓉江可惡吾鄉有戲樓聯云是一般傀儡登場漫道這臺
上衣冠是假不過與痴人說夢便認做眼前富貴爲真聞出自
珂雪和尚手筆惜趙令未及見此聯耳

三短唱粉牆兒高似青天

夜雨秋燈續錄

卷六

趙蓉江可惡

三短唱粉牆兒三十四

有巨室生兒極短小年十八猶似嬰孩而堂宇階砌極高出入以僕從抱之上下旋娶婦極美順而長有碩人之目每與婦媾必須婦抱之登腹始嘔嘔趨趨爲好一日薄暮兒又偎之求歡婦生厭以裙下蓮鈎蹴之墮階下久無聲疑其斃驚且啼急燃火燭之則兒走撫階石頓蹙而歌曰粉牆兒高似青天此見諸笑林所述者然太短矣又聞長安城有六十叟無姓字自稱短翁名聞世身短小僅一尺七寸高然矯捷如猱能戰善鬪每遇賊施拳勇叟出不意鑽入賊人膝下碎其陰而賊卽就縛或乘馬遇敵施火器卽鑽身貼馬腹不見嘗謂人曰某生平捕賊可唾手得惟與婦媾又撲吻又摸乳又云云卽上下騰躍頗怯力也顧性喜演戲每演武大郎未嘗假粉墨卽見打虎人令兄宛在目前年六十二忽休妻獨居自署門聯云出妻怕被一身甲

遇友羞稱三寸丁，真絕對也。此間之秦魯從明弟所述者，余昔遊中州，見一角鯁兒，二十五歲婦人也，名曰鏗，姑形質短小，猶似三四歲小嬌娃。每晨其夫肩而荷之，游於市四達之衢，張青油幕團團焉，觀者如堵牆矣。女艷粧出排場，數語即入幕度曲。始則嚶嚶繼則裊裊，如二三好女子對謳吳越新調，旋如琵琶胡琴阮咸篋篋笙笛之屬，一齊競奏，宛轉激昂，循腔合拍。女出則僅一如拳之軀，初無第二人，則其中也。人有穴幕睨之者，則女方端坐，以兩指檢兩頤，離合之出，繁響耳然，技亦絕矣。曲已又獻雜技，凡跣索舞盤吐火，俱不劍，或以足承繩，承梯無不精妙。觀者喝采撒金錢如雨矣。明日余飲胡主簿宅中，適招鏗姑至。立余前，其盤鴉儂平余膝，戲與之語。女出白紵扇，索書余戲，占一律贈之，云：身材雖小，技偏長短簿筵前作戲場，不嫁臧孫真。

怨耦倘歸平仲定專房留仙好作豔中舞入市生愁膝下藏竿
木隨身亦淪落何曾飽死傲東方當日若以此女適巨宅兒或
短翁必伉儷非常情惜月下老懵懵並無此巧撮合也惜哉

鼈儷

里諺云鼈儷鼈儷一口咬到涼月上言鼈性堅忍凡咬人必痛
入骨髓雖碎其軀未能遽釋性使然也吾鄉向無狼患赭寇之
亂村僻人烟稀少狼遂來營巢其始聞一老叟販小豬數十頭
夜臨大河喚渡舟子至中流向叟索值叟云無錢願留一么豚
以代舟子喜因繫豕藏艚底呦呦然固白蹄也明晨起啓艚則
一狼騰起自斷其繫吼而去由是多狼小兒女咸被害孤行客
往往亦爲所戕有沂湖農某携妻歸甫晷數椽屋與東西隣僅
隔一雉離偶從湖濱買一巨鼈歸人云此園園者恐修蛇爲變

曷絜其一足懸以規之農亦疑因如其說繫茅簷下夜闌堅閉
房闔擁婦就寢至四鼓忽聞中堂有物噉呌且跳躍震動驚起
敲石燃紅就門隙窺之乃一狼作人立愈跳愈鳴不知何故咳
喝之亦不遽去農畏苐不敢啓關穴葦壁入比隣求助丁男子
婦咸以械至痛擊狼至斃而身猶卓然立晚之始知狼舌爲鼈
所嚙牢牢不遽釋云綠狼乘深夜躍入短牆意在攫雞犬鷄見
簷下鼈不知何物姑懸兩前蹄仰其首以舌試之而鼈卽銜其
舌不容甘共逸隣人異之擬放鼈投諸湖農不可竟貨狼而殺鼈
是日調黃豉賞村沽方高坐啖嚼忽倒地發狂手足爬而行首
伸縮宛作鼈狀而鼈之魂憑其軀作人語曰我沂湖被甲軍也
醉後出遊誤爲漁人得在爾矮簷下狼來吾奮勇爲除一方害
自謂於人有功可得再生矣而乃遭爾割烹報德者固如是之

惡與吾已訴諸冥王索爾命隣人環叩代哀之願做佛伽會乞
貸農命而魂乃大言曰公等速退吾族素儼公不聞乎恐干言
萬言徒饒舌耳越兩日農卒

慎儼氏曰鼃蠶物也而乃以儼稱惟儼故蠶愈蠶愈儼當其帶
醉出遊漁人網罟已在其側猶不知速返儼也狼已被囓械擊
殞身猶不能遽釋儼也農人之隣環叩乞命雖允以超荐猶不
能諾其請儼也夫天下之至儼者莫如鼃矣凡遇此蠶自以爲
是白眼相爭雖斧鑕在前有所不避惟有唯唯遜謝姑如其說
不必與之較所謂識事務者稱爲俊傑而農人以口腹竟戕其
生肥其味忘其德背其義是亦儼中之至儼者也以儼伐儼亦
烏乎不宜又嘗聞陽穀山中多狼常出而噬人初在荒郊漸近
城郭邑宰文公慨分鶴俸募獵人捕之得關姓父子與以虞牒

火器諭入山務捕之聲盡毋爲生民害日各與噉飯錢二百得
狼論多寡另犒勞關果雄健便捷日得數頭或一二頭得犒金
且盈其橐當不止酒食是議矣一日又進山神倦思寐以火器
置左右父子倚樹相對垂首眠忽同夢一老叟衣冠甚都隨一
禿髮短童若奴子闐然至前呼關而告之曰儻文公之所以參
汝者以吾輩在耳若殲之盡汝從何處得杖頭貲且吾族大亦
頗多材也公請休矣毋自貽伊戚言已叱童子來奪伊火器父
子怒與之力鬪竟不能敵叟乃撫掌聲浪浪若鷗鷗驚醒則
一小狼銜火器他竄一老狼怒目回視猶然良久方踰絕巘
去父子相顧駭愕從此入山但發空鎗以歸後卒溫飽終其身

插金花

滑稽子某善製廋詞嘗舉其一以示人曰闌前宗師錄遺射俗

諺二句人咸不解所謂固詢之曰是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也莫不捧腹歎爲絕佳然尙有劣等前十名亦許隨衆入闈并不須來名曰插金花某先生適預其選夜宿銼牙其聲甚厲緣心苗火灼初不自知其嘔嘔耳滑稽稽子聞之戲占一律云何處響吱喳先生夜銼牙渾如刀切玉宛似石磨沙有鬼魂皆碎無人肉不麻問君何切齒三等插金花某先生聞而銜之後聞滑稽子性喜舐婦人陰亦口占一律以酬之云越舐越稀奇公然舐過臍全憑三寸舌捲入兩重皮味在酸鹹外聲傳吮呷時較之呵卵者猶算討便宜兩詩均有唐音惜非正用其才耳

香山七娘子

樂子期梁溪人居時忽得寒疾重幃厚幕不可以風久益頽憊昏慣中每日有艷粧好婦人褰幔斜立相視凝睇鬬齒嫣然

藥則偃臥若壓不能問誰何婦操浙音自稱爲香山七娘子口吟一詞曰往事恨悠悠堆在眉頭鬢雲臂玉不禁秋鴈到天寒人去也明月南樓誤上木蘭舟萍寄杭州爲誰淪落爲誰留袖薄笙寒纔一霎魂繞汀洲吟罷始惻惻以退翌復來來必吟一夕謂藥曰妾去矣三年當於湧金門外相見俄而藥疾亦愈每舉以告人咸不能測越三年赭寇至藥不及遁爲賊擄至杭脅掌書記得問思逸事覺斬於湧金門外已加繫維延頸就刃忽酋長縛一美婦至亦犯賊令而遭慘戮者藥視其面貌卽香山七娘子吟詞之前閨以試之女入聽亦蹙額低眉續吟後閨相視一笑對面受刑時同陷者有餘姚生與藥最善故知其詳且潛爲男女埋其骨兩冢遙對惜不知七娘子是誰家閨秀也

紅粧

夜雨秋燈續錄

卷六香山七娘子

紅粧

三十八

安生鳳巢少年美姿容倜儻善修飾技可屠龍才能繡虎而閑情旖旎則又李義山潘騎省一流人物也嘗客中州應宰官聘入蓮幕判尾餘閒扶頭買醉春懷悵觸幽情悄焉偶凭蕉窗一極大花蝴蝶栩栩然集於棐几飛上膽瓶吸折枝花露戲招之意頗馴不忍戕其生戲填小詞用蠅頭楷書蟬翼箋且署小字以髮絲繫於蝶臂縱之去明日蝶來而箋固在略以紈扇撲之卽在掌上脫小詞已非自家手筆字跡明媚詞意鮮新似是閨人口吻尾緘小印曰紅蕤倚聲因取詞而縱蝶且再拜曰如有其人恐仙驥爲我作水矣敢不下拜朝夕諷誦魂夢皆香月餘偶抱清恙居停延醫士來診醫問訊轉愕然曰君卽所謂鳳巢詞人耶曰然曰冤孽哉君曾以小詞繫蝶臂耶曰似曾有之亦客中無聊之戲事耳曰君雖小遊戲因此斷送玉人生急問云

何曰余有姊氏女郎葉姓字曰紅蕤年十七尙待字閨中喜讀蘇辛小令間一效顰頗能合拍日偶撲蝶得一詞讀之津津稱道不覺幾謂柳七復活遍問鳳巢不知誰氏久久思憶竟召病魔近已偃息在床香桃骨瘦無一把矣生蹶然起曰紅蕤非子虛烏有耶僕以爲才人託名引某入邪魔耳旣女郎如是青睞然則奈何曰請君一行以吟身作藥樹管教閨秀病霍然也生欣然願與偕往至則一庭幽曲花竹扶疎亂石堆牆朱藤挂壁小犬嗷嗷搖尾迎客醫先入與小婢耳語良久旋一老嫗出邀生入坐醫云是卽紅蕤母也渠只此小嬌娃掌上珠無此寶矣生視嫗亦頗修潔因拱揖稱阿姆嫗入繡閣略經營卽出邀生曰小姐子聞君至卽欲力疾而起恐不能遽挫折意屈玉體俯就而面教之老婦幸甚生略謙遜卽隨醫入視紗帷高捲一曼

麗好女子倚枕斜臥淚曉盈盈雖鬢亂釵橫冰肌消瘦而神光
離合真天上仙娥也生赧然慰藉女暗示殷勤各道傾慕終得
嫗與醫不敢道相思隻字小婢以香茗進一叩遽退惟請珍重
香軀倡酬有日而已明日生密製小詞一闕藏蠟丸中遣僕寄
女詭云刀圭時女疾已愈閱之知生有意婚姻亦自畫海棠一
枝於簾且題倚聲詭云乞生珠玉藉僕復主以代還雲生得之
愈益思念由是時訪女然老嫗終不離左右與以金帛嫗怒云
貧家不乏饘粥非倚門娼也郎君只可作吾女韻友不可作花
下情人妄意桑濮浪擲秋胡金婦卽受之如郎君品止何生愧
且謝然嘲風弄月滴粉搓酥裁答殆不啻伉儷也女得間囑生
曰郎君速以媒來量吾母無不允生退而倩醫作蹇修往來蹀
躞其議不成緣嫗初願贅生於室終養慰桑榆不容携玉返鄢

生尤之嫗又幡然悔曰夫已氏湖海士耳渠模稜應我及合盃
後誰能禁其不歸耶曷與我資拚受醫女名聽其去否反博得
幕年竟行乞醫問身值若何嫗云吾女美而才人所知也是雖
千金不爲昂若措大只得半之可耳醫知老嫗奇貨居之憤而
告生自顧空囊依人壓綫五百金不能猝辨然猶遍貸友人惜
人多妬嫉冷語若冰三閱月迄無成議而寇氛告警官吏紛逃
生暨東琴書亦携僕他竄出而偵女所在枇杷門巷白板雲封
問比隣女子知己先一日徙去莫可踪跡矣生大哭女出一小
照云紅蕤自寫真以寄君也乞代致聲當力求璧合毋因循負
畫中人生攜之旅橐轉徙奔波遂入營司筆札上將之前稱揖
客矣道經保定偶游平康見一小妓彈箏者如舊相識問之乃
女之小婢嚮身勾欄者也急詢女耗婢云紅姑本非嫗出亦自

幼育作假女教以詞賦希作雉媒知君既貧葛羅安託前避亂
携之此卽鬻妾聞之大同亦已將紅姑鬻入某總兵爲妾矣生
聞之大恟而返翌日午倦下幃將寢忽一綠色蝴蝶翩集書桌
銜硯池墨汁宛轉吐碧玉箋上成數字曰蝶卽紅縫紅縫卽蝶
一點精靈尋君數月毋戕我生毋傷我性請憑靈品與君問訊
生驚悼卽供蝶於室且懸小影再拜曰汝情人耶閨秀耶知己
紅縫耶蝶均領首翔舞宛若知是夕卽焚香供果餌設牀盤
桃簪飛動女自叙爲假母鬻入總兵宅逼充賤勝爲大婦所不
容凌逼之狀實所難堪已於七夕前二日自縊矣化蝶尋君一
傾積懷人鬼路隔相見何時言之易勝嗚咽因與生唱和又得
詞數十首彙爲一集署曰縫集合稿蝶在室中數日他去牀亦
無靈後以軍事至大同求得女墓一坏黃土香晷藏焉痛極用

高青邱梅花韻作悼紅詞九首哭而奠之詩曰留仙曾築避風
臺十里芙蓉面面裁劫遇紅羊羞獨活信傳青鳥望重來離情
珍重門前柳艷句模糊壁上苔一自琵琶北去後金尊怕對晚
涼開銀蟾似水謫飛仙偎倚文簫宿綠一樹棠梨微帶雨三
春芍藥嫩籠烟唾絨誤點鴛鴦畔眉語潛通鸚鵡前船到神山
風引去人間竟有奈何天一絲幽恨鎖眉頭釵挂臣冠未忍收
桃葉歌殘金縷曲柳枝綰住木蘭舟怕窺寶月三生影難卸春
風一斛愁憎煞比隣小兒女踏青祇解約嬉游紅漬靈芝枕畔
痕薰籠斜倚幾曾溫使君有婦山前石居處無郎海上村早印
丹砂甘薄命願生彩翼逐吟魂蕭蕭風引嬌驄別掩斷枇杷白
板門紅稀綠慘漸成塵猶卜燈花憶遠人雲外紅牆如許隔竹
邊翠袖不知春枕留琥珀傷心慣筆搦珊瑚寫照頻百種淒涼
友月次登瀛錄

千懊惱披圖忍淚喚真真崔徽一卷尚依依紫玉成煙損舊輝
天上牽牛常北望人間孔雀竟南飛身歸叱利門難入手語寬
崙事已違早識綵雲容易散當年悔不寄當歸茫茫心緒入斜
陽菊婢重逢又客鄉蝶爲傳書甘化玉麝雖經死苦留香旌旗
有影搖春夢環佩無聲返大荒攬鏡自知慳艷福幽蘭怎受五
更霜碧落黃泉總不知迢迢千里送瓊枝冰絃三弄無家別堦
瑟雙聲有所思蔡女魂歸應夜月韓憑香蛺記當時征衣須索
珍藏好怕有回文錦字詩青溪一曲裏花宮樓閣除非燕子通
人面桃花成宿讖前身柳絮悟真空拚投精衛冤波側已墮鴟
媒術網中我欲司天臺上問蛾眉何事擲蠶叢再三年生已登
荐剎授職司馬將以雙旌出守矣忽一夕有五彩彩蝶數百飛
繞於庭生以叩問不答夜夢女來告云感君深情已蒙肺腑妾

荷帝封爲閬苑花神君數已盡當於七夕後二日妾引歸真作
神仙眷屬有至樂無苦趣也生醒卽捫捫家事居日沐浴衣冠
無疾而逝遺命家人以女之小照爲殉

懷農氏曰美人知己旣邂逅遇之又交臂而失彼時無管鮑之
交無卬衡之友始一至於此及至作諸侯客卿登將軍荐剡拖
青曳紫囊有餘矣而桃花影裏春衫已作黃土隴中枯骨何其
悲哉不然則太史公貨殖游俠兩傳可不作矣

委婉使者

滇中曹孝廉襲祖父三世富貴藏書最多牙籤錦函殆不下數
十萬卷築大樓十數楹藏之殆遍而四方蒐羅猶不無倦嘗自
署樓額曰書海著書海目錄且十數卷自序曰吾遠徧藏書多
曰書倉由古迄今凡淫於書者莫不艷羨千斯倉萬斯箱如菽

粟矣若海則揚波濤噓蜃氣納百川匯百谷一望無津涯也然則倉與海誠未足較盈虛論遐邇而余則以身爲舟以手爲楫以目爲帆以氣爲風以口爲指南以心爲舟中客將無日不游於海作汗漫游也書之目不過大波瀾小波淪耳若有從吾游者請毋以蠡測海始得游吾海人多艷而妬之以爲此老有書癖也若一觴之借則難乎其難一日正擁百城忽一老叟銀髭雪鬢蒼帽朱袍杖履逍遙岸然而至曹問伊誰曰吾委宛使者曹疑爲仙愕然下拜問冲舉之道叟曰非也吾乃守書神在君家百年驅碧蠹禦紅蟬自謂盡職而歲時伏臘未得一香火豚蹄之祝呼負負也海將竭矣行與君別故不惜以廬山真面目見示曹問神之瓜期屆與抑富有庖代者與叟愕然曰君家貨書人至無用明禪言已冉冉而滅曹駭愕不知所以旋婢至報

喜云如夫人新產一男曹心惡之名其子曰貨字勿貨貨性頗
穎年十七卽入泮而賦性淫蕩不事生產曹歿益放縱始則貨
珠玉繼則貨田廬再則貨書不二十年而壽海爲之一空。

懷農氏曰司書之鬼名曰長恩若委宛使者則又自命爲神矣
歲時伏臘當以香花酒醴頂禮報虔非但辟蠹且求免世世代
代生不肖之兒然而神所憑依將在德也觀人家鄴架能豐知
其先祖德必厚矣

又曰寶戚之痴社預之癖皆福也昔有宿儒門生最夥易簣後
門人某晚聯云從今罷立程門雪到此愁看鄴架書願後子孫
不肖果以書籍貨盡聯語能預知哉亦無福甚矣

亥氏夫人

山僧名盧伽楠者黔人也少因無技藝而被縉選大耳長面雙

夜雨秋燈續錄



卷六紅蓮

亥氏夫人

四十三

授以邪術惑衆雖名禪院實肆淫凶邑宰勾至杖而逐之越獄
潛遁走江南跡稍斂久則故態萌不復安居茅蓋頭結黨羽交
興葢門下供養稱弟子者冠劍畢集無忌憚焉竊亂後悵悵走
來安山中夕陽墮矣迷失路途忽山垣現一大村落炊煙裊裊
出樹頭流水潺潺穿花塢窺是幽棲乃託鉢叩門籲求假宿少
頃朱扉啓一垂髫婢子出瞰客驚罵曰我家無男子何物野禿
來此鵠立若桂禱當詣精藍此處非叢林選佛場也僧云山徑
崎嶇康莊已遠此間無大剎惟求慈悲容寄廬下一宵宿但得
尺寸地與老僧跏趺足矣婢入又來一婢操白梃逐之曰禿奴
尚逗留耶當吃吾杖果擊禿顙鏘然鳴僧轉笑曰美哉棒乎旋
又一美婢來搖手曰莫打莫打且拉禿賊見夫人聽發落因拉
之疾行禿屋宇甚華麗至中堂一美婦人年約三十餘半老佳

人畫頰纖蛾巧笑多態袍服炫爛珠翠盈顛高坐綉床閉目數
息兩旁侍婢皆曼麗天冶裙下蓮鉤咸瘦小着紅綾鳥不加繡
紋亦無雜色望之如無數紅菱貼地也婢叱僧跪因稽首自陳
失路狀婦曰善哉阿師到此其黃金瑣骨菩薩後身耶宜敬禮
之奈何使作階下虜婢子無狀乞恕乞恕叱令扶起延之上坐
約略傾談卽命張筵已而畫燭爛綺筵開旨酒盈樽水陸雜進
婦豐肌多映明眸善睇自陳爲亥氏黑面郎君以功封大關王
妾是其糟糠婦王爲仇家傾害執於牢而斬之煢煢弱息携諸
女遁跡於此僧云亥氏之族向未之聞然則異姓與婦云妾家
鼻祖二首六身載在史冊遼東家世白首聽經頗知內典玄奘
之徒亦支族之長也他如孟懿借吾錫嘉名彭生幻吾成婉魄
阿師未之聞乎如能有情請以棒喝示女弟子當結杵白緣僧

乃敷陳阿難入煙室遇摩登女幾壞道體故事極盡形容詞詭而褻婦把酒傾聽杏眼微顰煩上紅潮已帶春意笑云老婦馬齒稍長然內視之術未嘗不工妾願效則天阿僧能作懷義否幸家無室老人是寡妻量不致有艾豕蜚語之誚僧喜極欲狂云蒙夫人收錄以某爲佛郎用敢以夫人爲梵嫂願竭股肱結聖胎傳佛種恐一入綺羅叢紫霞杵不爲我有矣少頃筵撤携手入幃顛倒狂蕩僧笑云方外縱送較藁砧狎昵何如婦笑云先王肥重祿山之流較阿師當有仙凡之別明晨諸女伴以肴酒來賀夫人得聖師視之皆嬌若桃李而艷若雲霞一日核姑能輕身上樹捷便如猱一日菱姑能飛行草上輕盈若燕一日刻姑能使刀劍作鴟門舞一日駭姑能御烈馬追聶隱蹤一日該姑能巧於語言每吐香詞卽解頤捧腹一日散姑能工於柔

骨人與之媾如擁絮假綿一日閨姑能作倚門笑姿態橫生成
與僧合十婦曰此皆先王之諸姨也阿師能賈餘勇兼收娘子
軍作大道場乎僧云俱是散花仙女丈室得此殊不落漠當盡
御之無使曲躬之樹有偏枯迦陵之鳥不共命也是夕婦自督
師命諸婢以金鼓司進退僧與諸女合圍鏖戰終宵師能左右
之不爲憊婦笑曰阿師真神勇哉恐烏將軍亦當拜下風矣居
數日師漸敗北婦出一紅丸令吞之曰此前王遺留之媚珠也
服之必有神驗僧拜而後吞果又翹翹不復萎敗漸淫及其女
兼及婢媼不月餘淫已遍而興益豪一日忽香靄被野火燄燭
宵地軸震震畫棟欲傾婦率諸女羅拜曰本圖與阿師謀長久
安樂不意山西色府君來噬人阿師究以何術爲吾姊妹禦侮
曰色府君何如其人者曰齒爲戟而舌如劍晝爲夜而矚爲晝

常山率然之流俄頃府君至僧倉卒仗飛錫走出視屋宇頓杳
所謂府君者乃一五色巨蟒挾毒霧飛至角鬚鬚口呀呀鱗甲
斑斕作萬朶花片其長也不可以丈計驚悸欲死回視諸女皆
化爲野豬紛紛竄山谷蟒舍物攫人一眨眼頃禿顱已在蟒口
銜之返走自問萬不得生蟒忽以僧委之地口吐人語曰髡何
滿身腥臊氣不足供朶頤去休便易哉髡也言已颺然去陰羆
遽散林木爲摧僧魂魄稍定匍匐至來安寓破寺中三春暴暖
積毒已深至是成麻瘋疾手足拘攣鬚髮盡落尤苦者頂爲蟒
舌穿破一穴時滴白漿膝下具亦廢成椽人沿村乞食人多唾
之猶津津以亥氏奇遇告農夫曰盧伽楠不歸於野豬精色府
君之德也然月餘恩愛覺糟糠氏風味殊爲有情其所以然者
能媚之也

懊農氏曰緒至蠶之物也吾鄉自緒寇作亂凡人家所聚者無收束逸至深山曠野嚼蠶根餐木實久則食死人骸目灼灼如硃砂二牙長六七寸露出唇外皮厚蠶勁鎗砲不能透其堅尤能自營巢口銜小樹搭成矮棚如車蓋亭一豬距其顛口啣啣若俯而語羣緒仰其首亦顧之啣啣若與高者語或以木進或以土填不數日而巢成羣居之居然蔽風雨土人名之曰緒巢能噬人則聞之久矣能幻化婦人肆淫惡則吾未之聞也盧伽楠得此奇遇享用擬於王侯身斷淫根猶津津樂道其不爲剛蠶大嚼亦微倖矣哉色蛇突如其來殊爲多事山神考察書過奚辭

夜雨秋燈續錄卷六終